

四書刪正四冊

漢書門			
四	三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四	八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四	三	六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61
冊數	4 (4)
函號	277 179



孟子下

宋朱熹集註

明袁黃剛正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明目者公輸子魯之巧人規矩為方員之器也師曠音樂師知音者也六律節音之器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



勝平声○註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不但何法欠勁蕪亦用意未圓至心純是至仁四海民物无一不在其心中竭者尽至心之分量也繼之者即從此以流出礼樂刑政皆是心思竭處來盖必有此制作而心思始及于物此孟子之意也若云未足以徧天下則是先有仁及天下矣特未徧耳非此章本意

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故曰徒善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猶謂未足以及人故制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

註貽患二字不盡播惡之義患只就事上言如一事有害即貽一事之患惡却從心流出其害无旁播字從高位來人染其惡即是分播其惡于衆遠近皆受其惡即是傳播其惡于衆摠是流播之義

朝音潮○上無道揆一節正是播惡之失

辟此闢同喪去声

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
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自首章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
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行上先王之道者也播流布也
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此言不仁
而在高位之禍也道揆謂以義理度事而制其直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

厥居衛友泄七制友

香徒合友

王者只是做得尽註中从字典下尽君道尽臣道一尺字相應

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自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

君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

泄急緩貌泄泄猶沓沓也沓沓蓋孟子時人語事君無

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自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孟子

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規

知畫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畫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畫君臣之道猶用規

矩以畫方員之極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

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无他道出此則

入彼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

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

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

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

與盛也不止于存廢衰也未至于亡古之善作文者用字皆不重疊

註言必死亡通承不保四海以下而言非單指不保四體也

惡去声樂音洛強上声

治人之治平声不治之治去声

恒胡登反

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

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

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曰愛

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反者反求諸已而行有不得者皆反蓋修其所未至也

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人有恒言皆

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之本在身雖常言而未必知其有序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平身也○孟

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

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慕心悅誠服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克滿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

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

出而女於吳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蛮夷之國景公羞與為婚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

而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

女去声○首節是後論其理二節以下皆論無道之毒○景公是託順無道之天者小國師大國是不能順無道之天者文王是轉無道為有道者

四書冊正

孟子下

二

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令激發人師又王此處今也與未節今也文雖相對意實相承

而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

國所為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

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耻心而勉以修德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

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將助也言商之孫

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皆臣服于周正以天命不常歸于有

德故耳是以商上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礼助祭于周京也孔子讀此詩而言仁

者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今也欲無敵

國君好仁則必無敵于天下也

於天下而以不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耻受命于大國是無敵于天下也乃詩

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篇遊語詞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澆

其手○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

亡者謂荒暴淫虐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夫人必自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声○仁不可為衆三句皆孔子之言是一篇緊要激發語

菑並災同舉首洛

浪音即

通章只重自取二字此是世間利害源頭得孔子点破最能提醒人心下自悔自斂自伐自作孽諸自字皆承自取說來

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

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歛然民之所惡

則勿施于民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

也曠廣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鸛

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

為去声毆與擊同獺音闕爵並雀同鸛音延又

走音奏

惡去声

王去声

也鸛食雀者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

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

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艾草

名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

柔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于亂亡而已○孟

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

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

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仁人之安宅

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

暴即暴虐之暴分明自虐自家故註以害字釋之本有而自舍置之故曰棄

舍上声○末二節只說自棄而自暴在言外見之

四書附正

爾還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声○道此事當空說註以親長為道親之長之為事勿泥

戰國之臣皆不知尊君故孟子言治民以獲上為先是以臣道勵天下也獲上不徒是得上之信任謂能守道循理而以精忠自結于君主也若諛悅苟容雖得上信任而行不合道民亦不信服之故下獲上信友非皆以有道言大全饒氏言人要得君必須朋友稱荐大謬然則信友先悅親者豈亦親稷好而友始信耶君臣分隔而友為同志朋友在外而親充一休故源我之真心懿行孚于友而後可通于君順乎親而後可達于友摠是一心真心流貫故下便推到誠身上反身不誠不是為善之心有未實誠是天之理如惡惡莫如好好色着不得一些計較落不得一些安排即实心為善而纒落擬議摠未通真明善亦不是即事穷理不求理下心而求理于事乃世儒義襲之學善即繼善之善乃性之德原非揣摩分別之所能及者真知其出于

天命而不以一毫人為與之是之謂明即謂之誠誠身工夫全在明善上非明善外別有一段誠身工夫也
辟去声

焉於虔又

戰國尚戰世以善戰者為第一寺良臣故孟子深罪之富強二字不平乃是借富國者以甚強國之罪耳况况字可見

而不由哀哉曠空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

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

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

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獲上者以道事之而得其心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者心求乎誠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動物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作與皆起也西伯即文王伯夷太公

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

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伯夷太公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孟

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

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宰家臣賦猶取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

為去声

辟與闢同○此節只分二等兩次之皆次于善戰者通重戰字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為戰者姑次之

眸音牟瞻音了眊音老○註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自然則未接物時神將何在耶不論接物不接物而人一身精神合聚于目良即良知良能之良乃不容一毫偽為瞻眊正驗其良此處未便說觀人也

焉於度反度音搜○聽其言二句是以立言而質之眸子也聽言觀人者所不廢然須觀其眸子始可定留中之邪正故曰善相者相心善者者盈直善觀者觀其神之存

惡平声○世皆以莊狹端已為恭孟子則以不侮人為恭世皆以樽節已財為儉孟子則以不奪人為儉從來無人如此道者

與平声援音爰

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

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也○孟子曰存乎

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留中正

則眸子瞭焉留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良善也眸子目

瞳子也瞭明也眊蒙而不明也蓋人之神在目故留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言亦心之所發故并觀之

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孟子曰恭

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

哉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淳于髡曰男

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

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淳于髡齊

也受取也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曰今天下溺矣夫

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公孫丑曰君

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

丙成會試出事孰為大二句予在場中思此題不是說親大而君長小事親乃孩提真性事之最先者故為大暗對下木字說又不可犯本字之意所以難措手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父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能養亦不足為孝矣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養去声復扶又反

此若字即上節若字俱在曾子身上說勉人意在言外註言當如魯子之養志乃在人身說了後註看得可字太刻孟子原无此意適音譎間去声

易去声

曾子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此承上事親言之曾子承曾子父曾元曾子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孟子曰人之易其

好去声

長上声 ○從王驩之罪重不早見之罪輕註重其罪又有甚者悞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

爲无之爲去声

當時枝葉盛而根本衰華靡盛而敦朴衰故孟子指出實字以提醒人心挽回世界前二實字就人本心上說後三實字就工夫上說畧有次第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声 ○爭親從兄是根源發動處故智禮樂皆不離斯二者知而不去不要分知明守固平看弗去即弗去其所知而已節文亦不可以品節文章相對乃是節而文之節即樂皆中節之節凡禮儀從真性而出其纖悉處各有天然之則吾調之而使合其則自然氣實生華有文彩了樂是歡欣愛慕不是和順從容凡事不由本心所樂只外面勉強便无生意須是懽欣向慕只管喜向前去而生意勃

曰齊則正

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者以未遭失言之責故耳 ○孟子

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

之齊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

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

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館客寓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

不早見長者故孟子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

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

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

大 禮有不孝者三阿意曲從隨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

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

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

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

義之道至廣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蓋良心之發最切近而精實者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

然矣生不是說爭親從兄之意至是始生乃由
爭親從兄而此心此理日漸生長欲罷不能
忘倦之意到此時運用爛熟有四体不言而
之效矣

孟子曰
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也既生則
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謂惡可已也又
盛則手舞足蹈
而不目知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
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
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得者得其心之悅也順者諭之於道心與之
一而未始違也為人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
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
謂大孝
定謂父慈子孝各止其所也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

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
邑近猷夷畢郢近

餘威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中國
謂舜為天子
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
天下也若合符節言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
揆度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溱洧
子產鄭大夫溱洧二水名子產見人
有徒涉此水者以所乘之車載而渡
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
則有公平正大之
體綱紀法
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民未病涉也
杠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
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之十

器物叢談云符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召
以竹為之故字以竹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為
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歷考諸
書顯然二物註合為一物誤矣以玉為之云云
乃周禮八節之一耳

揆即道揆之揆心為萬事之揆猶相為百政之
揆皆以道言其揆一者言其圖度无不同也揆
字屬先聖後聖若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則揆
字反屬他人矣

乘去声溱音臻洧音榮美反
杠音江○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由也註以為
方橋誤徒行之杠何必方哉詩云造舟為梁既
謂造舟者比舟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
辟輿關同焉於度反

日亦不足不是人多日少即使日子多亦必不

可謂也

可謂也

能過者先師荆川文云先施者感其恩而繼與者已有後時之憾矣發得極透

視如國人明是疎而賤之不是无怨无德

為去去下為之同

孟子下

十一

二月夏之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辟除也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

亦不足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

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養之恩焉固

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

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又然後

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

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

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

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

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孟子曰無

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直戒人君○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

弗為大人察理至精故無二者之弊○孟子曰中也養不中

君仁二句與上章義異上章主大臣格心是言君心仁則用行政莫不仁也此章直戒人君是言君為一國之主君仁則不特所行皆仁而一國化之亦莫不仁也註以事屬禮以時屬義大非有在彼為禮義而在此為非者此就事言也有在古為禮義而在今為非者此就時言也不必分

樂音落○中是德性温良近於中正未可使謂
无過不及也若无過不及便是真正至善豈與
不肖者相近哉才是英氣振發近于有為養是
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譬如養花木栽培之灌溉
之而優游以待之則天全而性得矣所以欣
而向榮也樂字正從券字中來亦有欣也向榮
之意若說樂其終能成已則粗矣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有不為全是
養得靜定寂歛智能藏于宥密註以為知所擇
未及不為之旨
行去声

不以一念无私為大人而以通達萬變為大人
不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而以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為大人此專重知識技能而不識本來
真心者也赤子之心无智巧无筭計純一无偽
大人保養此心不鑿不染宛然一孩提之初清
淨光潔即經天緯地惟不失此而已不能有所
加也

造七到文

王去声

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
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

能以寸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遽絕之而不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曰言人

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子曰仲尼不為已

甚者已猶太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義所在必猶期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

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曰君子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詣也深造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藉也左右言非一處原水之來處也自得者自然而得之于已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乃是工夫○孟子曰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于人養人者欲其同歸于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亟去吏反

舍放皆上声

澹古外反澹下各交間去声

幾希只是少言人與物所以異所爭不多只有這些子生天地皆從此出所以要存仁只是此理常在非分外有所增添不必說戰兢惕厲

明如鏡之照察是照得纖悉由仁義行即從明察處由而行之也不可以生知安行平對

惡好皆去声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四事即四人所行之事不止上四條而四條之事亦在其中若單指上四條則如惡旨酒好善言即時異勢殊豈有不合者
周制六年天子一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迹不行于天下故曰迹熄非泛指政教衰冷也巡狩絕迹則列國无復陳詩之事故曰詩亡非黍离降為國風而

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
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徐子曰仲尼亟稱

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

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

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原泉有原之混湧出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

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

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澗乾也

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久也聲聞各譽也情實也耻者耻其無實而不繼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識其理察則盡其理

之詳也仁義根于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此皆聖人之事不待存而無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儀不存矣

作酒禹飲而甘之遂
儀儀飲而絕旨酒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

不失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
賢則立之于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
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二王禹湯文武

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雅亡也若謂平王之時雅降為風則正月之篇云赫々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及列於雅何哉恐不便作文姑依舊解

春秋作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檮杌取記惡垂戒之義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義字承詩說來詩以美刺為義春秋以勸懲為義以勸懲而代美刺固裁自至衷而為性命之言者也實為十聖之心傳不徒為一時之大法

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蓋言斷之

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不善之人安得有澤也亦不是流風餘韻即口澤手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子得以私淑諸人也若論孔氏之流風餘韻雖百世未斬者况五世乎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孟子曰

此孟子精義之學蓋可以取者取之可以无取者辭之此明白易办者惟在可取可无取之間而吾取之則傷廉矣非自計自疑之謂也以過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畧見而

取為傷廉則當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今反云然者非過猶不及之說也義本精微當隨事明審與在兩可之間決當以不取為廉矣然一介不取諸人一介不與諸人皆義也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泰山是以均不可過也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薄江反惡平声

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于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

云爾惡得無罪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逢薄江反惡平声

他徒河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声乘去声

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
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道及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
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僕御也尹公他
亦衛人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
度使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
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
以射也乘矢四矢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
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昂也

齊側皆反○徐云美人一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惡人一自洗濯則上帝居歆此不屑不潔齋戒
神明之心不可一息忘也非喪善自新之說
故即中庸溫故之故乃本來自有之故物易言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不是故物雖感亦不通
矣天下之言性者須從故物本體上論這故物
其本體原是順利的不落一毫安排不涉一毫
計較循而行之便是行所無事

惡為皆去声

故即本然之度

鼻惡其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 貌者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心之生理故者即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
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下
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
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
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 天之高也星
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造曆者以十二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故曰日至 ○公行子有

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有子戰之喪耳禮父母死則赴于君君吊之

朝音潮○凡立人之朝處處當行朝廷之禮不必若命往吊然後稱朝廷

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

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

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簡畧也孟

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

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

乎歷交涉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

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

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

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

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

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

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忠謂盡其愛敬之心也自反

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

焉奚擇何異也何難言不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

恒胡發友

橫去声下同○楊龜山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類子一不校此論尤粗必先自反而後可以不校彼以橫來我以正受彼以逆施我以順接愈自反而德愈修彼之橫逆愈滋而我之工夫愈密及大地之人皆可為明師終身拂逆皆為良藥妄人禽獸憫其无知而自底不類也何難不是不足與校何无也不責其所未能而金能不校也自反誠切豈肯自信為仁禮與忠乎愈反愈精乃終身做不尽者故有終身之憂憫其為妄人禽獸而全不與校故无一朝之患由與狃同下做此難去声

夫音扶

已未會試程文全重時上

食音嗣樂音洛

看來此章只重推尊顏子當時只重功名不知道德可尊故孟子推尊陋巷之匹夫與名世之君相同道最有補于世道人心

由與從同

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

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存心

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

子賢之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

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

一而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

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

身任其職故以為已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

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

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

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

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

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

好養從並去声很胡懇反○匡章之責善亦情所不容已者父欲出其毋安得不諫毋不得其死而欲以禮筮寧恣无言及臨以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其毋于馬棧之下其心亦甚戚矣通國不亮而被之以不孝之名宜孟子察而禮貌之也

夫音扶

本章之夫音扶為去声屏必并及卷去声

毋哉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童子有一於是乎戮羞辱也夫童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遇合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恩害天性之恩也夫童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童子已矣○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友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與去声

看來此章亦重子思邊說見其非輕已徇人意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及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忠敬忠誠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言曾子嘗令于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乱來攻之曾子率其弟子以去不子思居於衛有齊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

矚古竟反

矚古竟反

人同耳儲子齊人○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

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及其妻問

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及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

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

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

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

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

施音逸又音異播音播施施如字

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

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號平声○怨慕且虛虛渾融說若說怨已之不得其親則萬章不消疑矣人知怨之為怨而孟子獨知怨之為慕最得大舜心事

惡去声夫音扶愬苦八反共平声○於我何哉
正召罪引慝之意罪誠在我然友之我身而不
知其罪在何處所以自省自責而怨且慕

為去声○齊也 不是相視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
我愛於我何哉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魯
子弟于父母言呼父母而
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
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帝使其子
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
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
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帝堯也
胥相視
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
無所歸言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
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少好皆去声○熱中是胸中鬱煩不敢自安之
意不可言躁急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
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
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
心如此以解
上文
之意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
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
矣艾美也不得失意也熱中煩心之貌言五
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終
身慕可
知矣○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

愬直類反○對父母是見對于父母

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

也詩齊風南山之篇對讐怨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

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

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以女妻人曰妻萬章曰父母使

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

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

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

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治完

也捐去也階梯也捨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

謀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

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

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砥瑀弓也

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

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

鬱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忸怩慙色也臣

庶謂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故舜見其

來而喜使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

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

出口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妻去声

張都禮反忸怩女六反忸音尼典平声

與平声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

焉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倏然而逝自得而遠去也

方亦道也罔蒙蔽也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方也○萬章問曰象

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于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

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

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流徙也共

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皆

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

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

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

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源源若水

庠音鼻○怨怒俱就弟言弟常怒常怨而吾不藏不宿一毫不介帶于胸中若仁人則天性一体本無怨怒何勞藏宿

之相繼也來謂來朝也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

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

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

見瞽瞍其容有感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

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

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

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

朝音潮岌岌及友

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古語也感

輦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徂落死也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絃竹匏土革木也咸

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為天子矣敢聞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也詩

逆是詩候之意其遲速至否皆不敢與以已意而一聽于彼也

小雅北山之篇普徧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子獨立貌遺脫也孝

養去声

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

見音現齊側皆反

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所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

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

子也

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

不能以一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

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于身謂之行指諸天

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

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

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

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諄之淳反

行去声下同

暴步卜反下同○諸侯能薦人于天子而不能專天子之權大夫能薦人于諸侯而不能專諸侯之柄此人所易曉者若天子薦人于天則人所難知者此處以天子一段為主下二段只牽其易曉者以明其難知者耳

已矣暴顯示也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以與之之意也曰敢

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

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

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

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

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

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

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

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

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

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

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治去声

相去声朝音潮夫音扶

人字乃一章之眼目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專屬人心故結以天誓之語

朝音遯

之相之相並去聲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啓禹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

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

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

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

之命其實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

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

事虛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

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

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

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此承上文言伊尹不

有天下之事湯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而太甲繼之顛覆壞

按趙岐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兩存之按史記湯一百歲而崩豈有九十餘歲而尚生子者又商之君如武丁祖甲之類皆以十千為号是必踐祚為王斯有是称耳二歲四歲之幼何為而称丙称壬哉又二歲為第四歲為兄何乃先言弟而後言兄也决王趙說為是一

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

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授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

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

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莘國

名駟四匹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

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取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

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

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幡然變動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也天之

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

全体明白曰知由迷入悟曰竟是知之起頭
處註以事屬知理屬竟大謬豈有理不明而可
言知者亦无當然所以然之別

行去聲

潔字最重可見至賢之學全在已身上刮磨得
乾淨无一毫沾帶方可建功立業办伊尹不割
潔全在此字上

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

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

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辱已甚於

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

仕近君也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

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伊訓

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

於亳○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

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

事者為之也主謂舍于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瘠環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

離如字文音雙言

環名皆時是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主事之人也於衛主顏離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離由衛

之賢大夫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

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

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

馬宋大夫向魍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吾聞觀近臣

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

要平聲○主司城貞子貞子是宋賢人故過宋
時主其家為陳侯周臣時說貞子臣于陳侯考
闕里志歷聘紀年年譜諸書孔子過宋後過鄭
又去鄭適陳因為陳侯周臣則是孔子臣于陳
侯也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

者○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

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

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

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屈產

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晉欲仁號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官之奇虞

之賢臣諫而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

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

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

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

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

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

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

乎自好自愛其身者也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

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

屈求勿反乘去聲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相去聲○前四段言奚之智以第一段爲主下
三段皆推明首段之意後二段言奚之賢以末
段爲主第五段特用以引起末段耳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朝

與音預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辯懦柔弱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也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

漸先歷友○孔子本不可以事教者仕止久速之稱蓋因三子之清和任而云也

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時說集大成節見孔子全智譬節見全之
所以全非也孟子此論全是發明孔子之全之
時由其心体上十分_一分_一明所以神明默成
造詣精到而獨為全之時耳語意一直說下中
字應時字

中去声○前只有全字此二節方添出智字不
可以智對全乃其即智以見孔子之全之時也
蓋作全全憑悟門悟則以灵覺為順應孔子非
徒全智蓋備及是以智為全而極盛也_三子力
安得有餘亦非智不足以知時中即全亦未時
中也
錡魚綺反
惡去声去上声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也金鐘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條理猶脉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至者德之所就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也

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後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北宮錡問曰周室斑爵祿也如之

何北宮姓錡名衛人斑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何也嘗聞

其畧也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天子一位

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

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

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

中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

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下班祿之制也

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之

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天子之

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

男視比也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

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次國

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小國倍之也

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即倍也耕者之

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萬章問曰敢

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有而持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

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

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

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孟獻子魯賢大夫非惟百乘之

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

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

三挾皆不可有而挾貴尤當世人君之大病故下歷秦古人不挾貴者以為則一

乘去声下同

費音秘殿音班

長息則事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

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

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

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

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人言坐乃坐言食

乃食也甌食糲飯也不舜尚見帝帝館甥于

敢不飽故賢者之命也貳室亦饗舜迭為賓王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于帝堯也館舍也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于副宮

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

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若然當時但知

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

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際也曰

卻之卻之為不恭何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

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

故弗卻也卻不受也義乎不義乎心竊計其合義與否也曰請無以

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

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无之字疑關文也

此章不可以辭受進退兩平看前段因辭受而言及孔子之仕後段論孔子之仕而言際可公恭摠重交際

典平声 讞書作讞徒對反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
 無人之處也越顛越也讞怨也言殺人而顛
 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
 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常即誅者也如
 河而可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
 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
 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

比去声 夫音扶 較音角

典平声

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
 賜乎克類至義之盡者推其類至于義之至
 精至密處也獵較獵禽獸以祭而較所
 獲之多
 少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
 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
 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
 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
 所終三年淹也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也
 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先以
 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實常有品則其
 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兆端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

庶辰會試出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三句場中却謂孔子委曲以求道之行予謂不然若行可變為際可際可變為公養而道卒不行則向之委曲者為徒辱矣孔子之意只為非斯人莫與為徒而君臣之義不可廢此皆道之所當周旋者故為此三仕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為養並去聲

惡平聲析音託○辭字當活看為貧者未必有尊富何用辭之此只是言其志耳謂設有尊富亦必辭而不居也抱關擊柝是一件事亦不必定為此官但奉此為例耳如會計乘田之屬皆可為也

委烏偽交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菑阻叫反長上聲

朝音潮

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

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于魯則兆足以行而不行然後去于衛則交際問餽不卻之一驗也

○孟子曰仕非

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

時乎為養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時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時資

其餽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為

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

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也委

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位卑而言高罪也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

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萬章

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

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

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

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

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

之也

周救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亟去声下同標音灼使去声○犬馬畜役只言其能養而无礼所謂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若曰不以人礼相待則并愛亦無之矣臺無餽穆公愧或有之悟或未也蓋數將君命固不是絕迹不餽亦不是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者未必能用也 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舉用也能養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為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下女字去声○加諸上位未必是天子之位登庸揖政所謂與共天位者

其後庶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思以君命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之道也 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畝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通也質相見之禮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

質與贊同

通章以禮義作骨首節說禮二節說義後言義路禮門互與前相照應通章皆言不可往召而以孔子往召作結此是文字妙處

為字去声並同

一乘皆去声召與之與平声

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

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

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虞人所

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旃羽而注于旃干之首曰旌以大

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

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

表曰以浪友

前言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故此因論虞人之皮冠而直推至大夫之旌見其名物相遠之遠

夫音扶底詩砥之履反

註已之善蓋于一鄉蓋字有病

音孔子學琴于師襄五日而不進襄曰可以益矣子曰丘得其音矣未得其數也又五日曰丘得其數矣未得其理也又五日曰丘得其理矣未知其人也又五日曰丘知其人也頃然而長黜然而黑服如望羊有因因之志者意者其文王乎襄避席而拜曰此文王之操也夫琴小物也孔子因而知其人今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若以知其人為知其行爭之實又是讀書考究矣先曰又尚論古之人則誦詩讀書皆尚論中事然由頌讀而潛神其會直與古人觀而于曠世之前是不徒論其詩書而直論其曠世之感矣

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

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篇底平也矢直也視視以為

也法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

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

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

士為未定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進而上

也○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

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

之賢者蓋以宗廟為重勃然變乎色亦交色

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乎色亦交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梧棗也以人性為

梧音杯棗丘門反

戕音牆與平声夫音扶

湍他端反

仁義猶以杞柳為梧捲杞柳拒柳梧捲屈木所為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梧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梧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梧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波流滌洞之貌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夫言扶其補各反

知覺運動非性所以知覺運動處則全屬這點
 矣明註添所以二字則告子之言亦不錯矣又
 生之謂性告子只指人言孟子語以天性牛性
 然後竟人物之性不同註中兼人物言大謬
 與平声下同

今夫大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
 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搏擊也躍跳也頽額也○告
 子曰生之為性生指人之知覺運動者而言孟子曰生之
 謂性也猶白之為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
 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猶人之性與孟子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異○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

孟子卷之五

告子以食色為性孟子亦言口之于味性也形色天性也其言亦頗相合以仁為內亦无不是故下文專闢其義外之說

長上声下同

與平声下同異於二字行文

者與嗜同夫音扶○者多雖在外而着之者乃在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多而言謂豈独干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着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義之在內无疑矣

長上声

也非內也

告子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于內而事物之宜

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

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

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

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

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

馬白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下在彼之長而在我長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

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我之長是以長為悅

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于我故仁在內敬主于長故義在外

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者吾多夫物則亦有

然者也然則者多亦有外與

言長之嗜之皆出于心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聞孟子之言而

未達故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

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

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

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公都子不能

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性无善无不善性相近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无故孟子不斥其非而但申已性善之說

後儒都認情為性孟子却即情以驗性意謂情可以為善是以謂之性善註添不可以為惡遂與孟旨相違本文為字最重為者從性而出不泰一毫人九者莊子云性之動謂之為郭象註云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直為非有為也知莊子之意則知孟子之意矣
夫音扶

惡去声舍上声從音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之是明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仁義

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尸禮所至以象神雖子弟為之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嗜炙之義○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情者性之動也故即情之可若以為善而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

禮智人皆有之是明乃所謂善也弗思而不能
及其材是明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孟詩作蒸夷詩作爨好去声○物不是事則亦
不是法既云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
有慈孝之心耳目父子豈可言事聰明慈孝豈
可言法此是本註自相違背物即物典无妄
之物非天之所賦者皆是耳目可言物父子不
可言物也物之理本來停當有自然恰好若
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故曰法此民之所秉以為
常即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德字性字總一
攝孔子說詩只添一必字及故字性善之旨顯
然孟子初只以情驗性至此并性善源頭都明
白了

此章文字極好始終重一同字首節為主變麥
二節就物之上說到人之同上而以圣人同
類結之龍子節至末是就人形之同上說到心

之同上而又以圣人先得我心同然結之總則
天之降才非殊也中間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
句此故凡同類句相應說易牙師曠是影出個
圣人來故理義之悅我心二句又單以口之于
味作法結語播弄極奇

夫音扶麤音牟稷音夏禱音苦反交反

音音匿

音音嗜同下同

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

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錄以火鑠金之
各自外以至內

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

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
之篇蒸衆也

也懿美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

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
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

衣食不足故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

之不齊也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
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

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
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

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

下之足同也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
為屨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

不至成費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

之所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

姦古郊反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則理在物而不在心矣心之本且若為理心之合宜處為義理義為同具于心故同悅之

樂五割反○息本是休歇今謂之生長者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榮散故物之生不休歇則不能榮榮雖謂息為生長亦宜

好惡皆去声○仁義之心原是本有的只因日與物構憧比往來所以放其良心耳到夜來方

若夫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易牙古之知味者惟耳亦然至於聲

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

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姦也不知子

都之姦者無目者也子都古之美人也姦好也故曰口之

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六豕是也在物為理處物

為義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異于人也○孟

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

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

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

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邑外謂之郊息生長也萌芽也蘖芽

之旁出者濯濯光潔貌材才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感俱寂百竅齊闕不但耳目安置其无妄時心思亦退藏先天元氣停育于混茫之中真意綿綿自然與虛空向体到平旦之時物緣未接你猴正惺故好惡相近使其旦昼所為能戒謹不觀不聞雖事變紛紜不動一毫机智不染一毫世情而隨緣順應常養得大虛之体現前且昼皆夜氣也今乃枯亡之枯之而又反聚宜其淪于禽獸矣夜氣不足以存此不着夜氣說若着夜氣只云不存足矣何必加足以字也存字與上亡字皆指心言謂格之及屢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此心耳

長上声
舍音捨此平声○先師云操是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心原是活潑之物豈容執得定人能操習此心順逆縱橫隨其所為時時還他活潑之体不為情慾所滯碍便是操心之法即謂之存若不知練習總有滯碍便是情慾即謂之亡此心明明夫夫原未嘗從何出之有既无所

出何入之有既无出入何方所之有此正指出本心真頭而示人非以入為存出為亡也

或與或同

易去声暴步卜反只音現○兩節總是一意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声若典之與平声○專心者專心于奕而不他致志者求至奕秋而後已

合上声○此章却似詩之具体從魚能掌說歸到入與義上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清明之時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格械也及屢展轉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之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當養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指齊王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

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如有胡焉何哉

暴溫之也今夫奕之為數小數

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

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

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

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圍棋也數技也奕秋善

奕者名秋也繳以絲繫矢而射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

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惡辟並去声下同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
 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辟也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如使人之所欲
 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
 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
 為也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

喪去声

食音嗣嗚呼故及蹴子六反

為去声與平声

鄉為並去声為之之為並如字○失其本心與
 賢者能勿喪句正相應本心不昧生死尚不願
 則此身且不能為我有死身外之物于我身无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
 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嗚爾
 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
 屑也豆木器嗚呼之貌蹴踐踏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萬鍾則
 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萬鍾與我何加
 言于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
 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 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

所增益我又可得而有乎勘破此心則富貴妻
子之念俱蕩尽矣

此章仁義二字不須重在人心上言仁不是
別件即人灵明主宰之心而義也者即此心應
事處之合宜而不可須臾离之路也今舍其路
而不由至放其心而不知求下句独加一知字
可見二句亦不平若知求心必能行路矣故未
二節專言求放心

不能求放心須要學不知所以求須要問故學
問之道別無他事專為求放心故着無他二字
又着而已矣三字總未見得只為此事註乃謂
學問之爭固非一端而其道則在求放心是道
外別有事矣且孟曰无他朱曰固非一端分明
黑白相反又言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及復入身
來已放之心在何處如何使之入身來蓋放者
馳騫而不守求者省覺而常有若將馳騫之心
收入身中轉增痲痛只是息此馳騫之心而疑
然靜定念起即覺上之即存如此而已

惡去声

所以二字重看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愛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

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

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

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

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無名指手之指不若人則

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也不知類言其不○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

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把一手○孟子曰人之於身也

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

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

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今

為去声

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櫨也槭棘也皆美材也槭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

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能故以為失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

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公都子問

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

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

矣

官司也耳司聽目司視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則此亦一物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以思為職心得其職則物不能蔽失其職則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矣此所以為大人也○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今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引之謂引其心是大體從小體也小者不能奪是心小體從大體也心之官是神明之主宰着一毫私意則失其職矣故唐云心到極真處總了得心之官思非計量揣摩之思亦非悠優曠蕩之思又非將迎意必之思存存不失之謂思立字亦非矜持把捉之謂識取真心而卓然打起精神使心之精神无一些昏昧放逸愈見卓立愈見精明則百體皆從其公安能奪乎

樂音洛

要音邀○人心不可以有要也其要之心即其棄之心也始也有要人爵之心則天爵之本固

已先亡既也有棄天爵之心而人爵之本又隨以亡故曰終亦必亡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

已矣終必亡者并非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

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貴于已者

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趙孟晉卿也

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

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膏粱肉梁美穀令善也

間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仁義克足而間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孟子曰

仁之勝不仁也猶白刃之勝黑刃也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

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

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息於為仁終必

并與其所為而亡之○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

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

是以為仁必貴乎熟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

穀學者亦必志於穀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

萑音蹄稗蒲實友夫音扶○此不是取萑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也徒恃其種之美耳為他道之有成皆非本章之旨

穀古候反○志者心專于是之謂訓期字未當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三

四

矩匠之法也

告子章句下

任去声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名屋廬子

迎去声

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曰禮重曰以禮

於如字

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揣初委反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

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

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

木可使高於岑樓本謂下木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

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鈎帶鈎也金本

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于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于禮者取

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

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

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

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紵庚也攫

卒也處于處女也此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 ○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與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紵音軫樓音婁

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

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

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匹鳴也烏獲古

之有力人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

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

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

匹本鳴字當作匹禮記匹為鶩是也

勝平声○人皆可以為堯舜重一為字曹交忽

畧為字故有形体之論孟子欲提醒之故教之

曰亦為之而已矣下面諸為字俱從此為字說

去後去声長上声先去声夫音扶

行去声

見音現

夫音扶○求是求知

升音盤

開與麥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假館而後受業又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公

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白

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白於是宜白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之情也曰

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闕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固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

篇名衛有七子之毋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

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激激之

而遽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暴言舜猶怨慕小

弁之怨不為不孝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宋姓

姓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曰吾聞

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

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磯音机說文作石激水趙岐因之朱作水激石誤也

舜至五十全无怨矣故孟子前說怨慕而此處只說慕見小弁之怨全由慕生註增出怨來大非書旨

徑口莖反

說音稅

遇合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

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

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

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

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

樂音洛下同

王去声

任平声相去声下同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季任任君之弟儲子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

為其之為去声下同與平声

註以禮訓儀下文曰禮意不及其幣添一意字見儀即是志非徒禮儀也故書自釋云惟不役志于享

為其不成享正答為其為相之間謂吾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為其為相也為其不成享也若不享之故書已釋矣何勞孟子更釋耶欲便舉業故不改

先後為皆去声

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言儲子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享奉上也儀禮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以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鄉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于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于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

惡趨並去聲

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汗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

與平聲

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侵奪也髡說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三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華去聲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

髡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于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說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稅音脫為肉為无之為去聲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齊人餽女樂魯君怠於政

朝言潮辟典闕同治去声

事子路曰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受女樂郊又
 不致膳組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
 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非深知孔子者蓋
 聖人于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
 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
 行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 ○孟子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
 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
 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

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重天子上

軟所洽反糴音狄好去声○初命由身以及家
 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三命山朝廷以及國四命
 內以修政事而又奉行乎天命五命外以應諸
 侯而文奉行乎天命五命皆天子之禁桓公特
 申之耳非桓公自制也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
 不討五霸者擾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
 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蓋其能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
 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
 其罪伐者奉命而伐之也擾率也幸諸侯以
 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
 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
 職之 **五霸桓公為盛蔡丘之會諸侯東遊載**
書而不軟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
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
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

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樹立也已立也

世祿而不世官怨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揖當
廣求賢才以克之不可闕人廢事也必得必
得其人也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
後殺之也曲防曲為隄防以專利病鄰也遏
籜閉籜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

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

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
過不

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過
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魯欲使

慎子為將軍慎子
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
之禮義使

之上入事父兄出事長
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
子伐齊取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
子名曰吾明告子天

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
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

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此章文字錯綜轉合參差相應不教民節言不
當殃民就埋下仁字根子勝齊節言不當取南
陽就埋下道字根子自吾明告子至仁者不為
皆發明然且不可之意應上勝齊節况于殺八
以求之乎又承殃民而言應上不教民節此文
章之開鎖照應也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
仁是終殃民之說是文章之結束處也

滑音骨○慎子即名到者元晦以滑釐為慎子
名未之考也慎到尊尚會滑釐之術故以為此
不但吾所不知即滑釐亦不識也

言周公之封于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
于齊見齊之不可損藏隱意于慢語中此是文
字妙處

務引其君直貫至而已作一句讀當道志仁不
必對

為去聲辟與關同鄉與何同下皆同

儉於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
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
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
仁而已當道謂事合于理志仁謂心在于仁○孟子曰今之事
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克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與國
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典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必爭奪危亡也○白圭

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也白圭周人也孟子曰子

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國室之國一人陶則

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

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

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

貉音陌

大音扶

居中國應城郭宮室去人倫無君子依註分配
下節單說無君子者以君子尤重也

四書集注

孟子

卷六

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

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

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是故禹以四海為壑

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

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小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

惡去声

水自有道人不得以私智與之者韓非子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可見專築隄以注鄰國而已全不知水之道者禹之治水但導河至海水以濶下為道禹疏而達之乃水之大道理若栗勝他便非道矣註順水之性只合註在上句若訓水之道差

亮與諒同惡平声○朱子謂百无亮字故借作諒而以信字釋之然諒為小信非君子所宜有也橫渠欲將惡字作去声謂君子不為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如此說甚便但書云亮采惠疇則亮字非古所无乃朱子欠考耳若作亮采之亮即是明白之義心体上不明白何所拘執乎此解尤勝

知去声

好去声下同

夫音扶下同

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惡乎執言无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

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三者皆當世所尚

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為人

也好善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輕易也夫苟不好

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

訖音移治去声○毀人之行曰讒屈己之躬曰諂相對阿譽曰面諛

古之君子陳子是泛問去就三孟子亦是泛答不專指孔子也世孺見三者與孔子之事相類遂定指孔子曰此為見行可之仕云云不知千古圣贤此心同此理同其去就之節誠不能出此三者若細定在仲尼身上便有參差矣膳肉不至曷云禮貌未衰待子為政何常朝夕不食只依本文勿泥註也

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訖訖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曰舜祭於款隘之中

說音悅○傳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判也舉者有自己舉者振自人

曾此增同○孟子常言不動心而此曰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盪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睿智愈通也

衡並橫同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煇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為令尹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降大任使任大事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桓常也猶言八率也衡不順也作起也徵驗也入則無法家

佛世彌同○佛當如詩四方以无佛音佛謂其忠硬佛逆人意足相傲戒者彌字較淺

樂音洽

尽即中庸至誠尽性之尽心体至大量包六合精貫頭微感魚之飛躍今古之流行何者不在我心体中尽也者无一息不到无纖芥或遺而適完其分量也性即心中所具之理知也者惺然朗照洞烛无邊遐覽旁觀絕无纖翳也其尽心处即是知性处无先後无非級知性則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

存心養性是一項工夫夫心之出入無時故欲存性之生理不息故欲存非有心操持也將心存心心更成擾收放喘存存將強放只要寡欲便道心時時現前不起一念而本体常凝固存也不滅一念而隨緣常查亦存也養如雲馳之赤樹栽灌順時置之若棄又如龍之養珠凝神至至而一意不分綿七密七勿助勿忘存即是養也即是存也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同所以事

立命之學與事天不同事天者後天而奉天時立命者先天而天不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欲立命須掃除机智翻空情窟言思莫及意想俱空然後與莫致而至者相合歿與壽原是二途當不起念之時何者為歿何者為壽真然一轍此是不貳之真境修身以俟乃是祈天求命之功曰修則治而去之不使此身有纖毫汚染曰俟則順以待之不可萌一毫覬覦念頭此以順受二字發明立命未及之旨命有正有變皆莫之致而至者惟及其道者乃為正命君子修身守道順而受之吉凶禍福皆是坦途而无不各得其正矣註以莫之致而至為正命典下文不合
舍上声○以在我在外為眼目意却不平欲人掃除外念而專求之我也求在我虛虛誨不必用仁义礼智只要發揮得我字透仁義礼智固在寸衷行道濟時亦由心造元命固自我作多

佛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國亦法度之世臣佛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

樂也○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也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者人之神明性則心之生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盡者毫無虧欠也盡心則理之在心者昭融洞徹而自然知性矣故盡心即是知性非心外別有性也既知性則其所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從出亦不外是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不害事則承奉而不違也歿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歿壽命之短長也不貳死則事天以終身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禍福皆天所命惟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正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

厥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

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

為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謂外物

○孟子曰萬物皆備

福亦自己求子張學干祿是求之外夫子教以祿在其中是求在我若不求之我而向外馳求則求有道而得有命矣內外兩失故無益

此章本中庸來萬物就是天地間之萬物不必說君臣父子事物細微物典我對致中和而萬物育焉惟其皆備于我故也至誠及性而人物之性一時都尺備乎不備乎物雖皆備而不誠則无物故以誠為貴天字對物而言誠者物之終始又誠者所以成物也故反身而誠當身與物接之時而回光返照根塵之虛妄但消本地之實相揭露八荒一闢時措皆宜不但樂而樂莫大矣倘未能然須強恕而行常將我心比照物心訓破藩籬本心自顯此求仁之徑路也仁者以萬物為一體故言仁

樂音洛 强上声

若是顯明于心察是纖悉畢照无當然所以然之別人終日飲食而不知味終日在道中而不知道只欠一覺耳覺則穿衣吃飯讀書作文迎

賁得也色色仍舊色色是性天作用矣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我與聖賢同此至貴之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默默思惟羞惡之心自有不容泯滅者

註且二說後說直截似得書意

好去声樂音洛誼去吏反

句音鈞好語並去声

鬻說文牛刀切當讀作教教讀作梟者非

樂音洛

離力智友

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實有諸

身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孟子曰人不可以

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人能耻已之無耻則能改行從善終身無

耻辱之累矣○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者吾所固

之入於禽獸故所繫甚大為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耻焉皆人所深耻而彼方自以為得

計故無所用其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其不

如人則不能如人矣○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

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

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謂宋句踐曰

子好遊乎吾語子遊遊遊說也人知之亦鬻人

不知亦鬻鬻鬻鬻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鬻鬻

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鬻鬻矣得謂所得之善尊之則自

重而不慕人鬻之榮義謂所守之故士窮不

正樂之則自安而不徇外物之誘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

失義達不離道此尊德樂義見窮不失義故

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也

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古之人得志澤

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見音現○見即見龍在田之見，獨善其身不是，全不顧人善，即止至善之善，乃從性而出者，性為萬物一源之理，故隱居而有外慕之心，非善也。隱居而不求志，亦非善也。或修德行義以淑諸人，或講明正學以俟來者，皆伸善其身之事也。不然，當不得志之時，只修身隱于家可矣，何必求見于世哉。

夫音扶○註以所過為身所經歷，而引舜耕歷山，寺為証。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地，聖人身不能到，政教號令亦不能及，豈便不能化耶？若指身之經歷為過，則不能與天地同流矣。又言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一發難解，而又引孔子立斯立寺為証。然則所謂道與立寺，豈但就意念存主處說而不施之政事耶？過化舊說所

應之事過而不留，甚是有理。而朱子必欲改之，吾不知其辭矣。天地所以造物，全是一點元神，流貫我能存神，是舉天地之真精而翕聚在此，所以上下同流也。舉業須依本註，然講語須有斟酌過字，不必說身凡政教風聲所及，皆是過神妙不測，亦須善看。謂所存主處，純乎天理自然神妙，非思慮知識之所可測如此畧通。以仁教人，謂之仁言，註中厚字不通。仁言仁聲，總能入人，但其入之深淺，則言不如聲耳。仁言即是善教，仁言人人雖淺而較之善政，則得民猶深，可見法度禁令，毫不足恃，而仁德昭著，乃其急務也。當時都以刑政把持天下，故孟子發此見，政不如教而教又須身有其實，由仁聲而為仁言可也。若以得民財為百姓足，是又指王者之政說，了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亦非正訓，乃是得民心之效驗。首節指性善之本，依人之行動一落依傍一涉。

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

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而為所當為，難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孟

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皞廣大自得之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

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夫君子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即神妙不測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也。仁言謂以仁之言加于民，仁聲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政所以制其外，善政民畏教所以格其心。善政民畏

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良知良能皆出于天，不係于

擬議便非良能情實一開思惟一起便非良知此是千古入圣真脉路孩提節是舉个証佐曰无不知便說天孩提无不知愛敬矣末節達字是言由其所愛達之于其所不愛通之天下无不在其一体之中豈不是仁由其所敬達之于其所不敬通之天下无不在其合宜之內豈不是

行去声○人都謂上段為迹同下段為心異非也絕未是說圣入之心若非澹然至虛惺然不動豈能与木石居若聰明未及斂机智未及除亦不能與鹿豕遊莊子所謂入獸不亂辟入鳥骸鹿豕襟度熙熙與太鹿同体也唯與太鹿同体故一有感触无不沛然善言善行皆舜心之故物隨感隨應摠幾希之妙用豈做做于聞見哉

不可為者便不為不可欲者便不欲掃除蕩滌不啻一毫污穢于胷中千古作圣之本及在這裏此外更无別事故曰如此而已矣若竭尽无餘之詞註中克義之說大非知去声疾丑丑友安社稷之悅与容悅之悅不同不必以小人來比

樂音洛王與皆去声下同

不愧不怍本文原无克已之意是程子推原說不必用

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

良能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

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

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于事理即所謂德慧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此謂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

安社稷為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居天理故謂之天民必其道

可行於天下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

德盛而上○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

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

乘音洛下同

中天下二句串說重下句不但為天子即輔世長民者亦是

分去声○大行下加二句發明所性不存之理治平事業原從性做出而天命之性了无加減故不行分定又發明无加減之故大行劣居迭變之前而吾所性之分原自一定未常動移也

時音釋見音現益鳥浪反○玩根字則知其餘總足按業

辭去声下同

天下不與存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

之所樂不存焉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樂也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故樂然其性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者所得於天之全体故不以窮達

而有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晬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晬然清和

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已歸謂已之所歸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此文王所謂西伯善

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

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

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

衣去声

所謂一厚即從上伯夷太公所說來

易欽皆去聲

勝平聲

焉於虔矣

註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本文原無大字本字此是朱子在節外推出来的首二節如詩之與體孔子登東山便小魯登太山便小天下言外便見人之學問升一級便有一級識見地位峻絕則八荒皆一掬現于海二句承此說去故下一故字現海而難為水可見學問須現其大者遊聖門而難為言可見道學須遊其至者現水有術若現其源頭共消涓之流耳惟現其湍急紫迴如始見其混混不舍之趣日月有明現其體魄亦不見其明之盛惟于隙縫中苟可容光

日月之明其一隙之不遺如其全体之无光之外便見人之學問停蓄深厚便洋溢无窮精明在心便无微不燭源就是本了何必言源之本日月只是明何必更求明之本流水二句是比体章是心中明白如成意與盈科一般科坎雖小水流不滴不行心中明白如蠅微養得不成就不達以為文章外見大錯

間字最妙不是相去不遠蓋義利門頭只此一為我之為去聲○聖人之學本身橫範不任一毫宇宙設施不舍一物當為我則筆筆隨卷而不憚于遺世當愛則三過不入而不憚于趨時揚墨惟着在一邊故害道也古之牽者為已仁者无不爱為我兼愛都是聖人之道取着便

謂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欽民可使

富也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

可勝用也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

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言所處益高則

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觀水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

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謂文理成就也達者足此而通被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意言雖未至於雞鳴而起孳孳為利

者蹠之徒也蹠盜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

與善之間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

而利天下不為也取者僅足之意墨子兼愛摩頂放

踵利天下為之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

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賢

放上聲

中是隨時變易頃刻萬變一毫思慮經營不得如何可執

惡為皆去聲○註言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則是舉一而害一矣非廢百之謂也楊子為我不但害仁其所謂義者亦不得其宜而百凡所為皆偏在一邊矣子莫執中亦不但害時中并仁義亦害一處有執處成非今之闕異端者自以為衛道而不知執着儒教則儒亦害道慎之註添貧賤二字固非而說者欲即以飢渴為心害謂人為飢渴所迫每至失其宜以是飢渴不止有害于口腹而亦有害于心也經說孟子之言甚圓活甚有味若依此說便淺了玩亦皆二字則害心不止一端亦不定在貧賤上如耽玩文章投機以至馳神異端玄妙皆是害心處只就心之甘處尽情洗滌世味濃郁來所嗜好者吾一切禁止自然本源澄徹學問日新

辟讀作譬勸音刃賦仍同

惡本聲

與平聲

餐七冊反○用之不是用其身只是用其言安謂宗社盜謚富謂百姓克己意謂巨民具瞻榮謂中外不侮

人知楊墨失中故度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執中而無權則膠于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賊害也○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

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于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

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不以貧賤之故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辯之意此言柳下惠和而不流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井也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

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聖丁念友

惡平声○殺一無罪四句是泛論居惡在四句在大人行之則為事在士尚之則為志註休用不可分貼仁義亦不可用

舍音捨食音嗣○焉字是活字帶下讀只作於字者註是倒解不是以罪字替人字

與平声
夫音扶惡平声

疑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四書刪正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今孰大於是詩魏

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孟子曰尚志尚高也曰何謂尚志曰仁

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

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言陳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

其大節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

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意謂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

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極也孟子曰執之

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

與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

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

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草

屨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自范之齊

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孟子下
六六

天音扶此平声

呼去声

食音嗣音許六反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
 孟子曰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
 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
 居者乎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
 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
 相似也埳澤宋城門名孟子又引此事為証 ○孟子曰食而弗
 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交接也畜養也獸友屬
 恭敬者略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見然幣帛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君子不可虛始拘晉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有是形即有是色色就在形中形色天性乃至精之語耳目口鼻各有天能四体百骸皆直精流貫舍形色而求天性是揆波尋木矣然衆人則以形而慳其性圣人則以性而踐其形踐者不独知之明而亦行之至也

紵之恐反

為去声

天音扶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乎已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紵庚也
 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

財與材同

艾音义

幾音机

焉去声發古候反率音律

引字不發字躍如字皆就射上影出來此是孟子文字巧處作文亦須借射的字眼發君子之教方與本題相近引者引其端發者竟其事不是不告以得之之妙即學之法亦有不得而盡發者此不但道理非言語所能盡即一言可凡可言可示者俱是粗述雖是粗述而至精之理已昭然在至粗之中故曰躍如中道不可以非諱非易平說重非難一邊公孫丑言高矣美矣宜若登天故此言非高非美亦非若登天只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從耳昔者若悟道感

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有成德者有達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
財者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 有私淑艾者 淑善也 治也私淑艾者不能及門受業 但聞道於人而竊以善其身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彀率 彀 弓之限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 以死隨物之名也 身出則道在必行 道屈則身在必退 以死相從而不能也 未

山指示之恩遇拜之人間其何為感鴻山岩曰只重他當初不與我說破此便是能者從之的

殉即殉葬之殉取死不相離之義天下有道則身可出矣吾必以道而殉其身凡此身一切設施皆以道為主雖死而无須更商者也天下无道則道難行矣吾必奉身而退以殉其道亦以道為主而至死不變註以道殉人妾婦之道此道字與本文道字不同故云之

更平声 長上声

君子之學純亦不已况于不可已者豈可罷得君子篤于親賞厚者豈宜待之以薄學問宜優游深造决然急進不得三者各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此節只重等字不重序字
知者之知並去声○兩務字當一樣看上言先務當急下言親賢正是急務不徧物者不泛置

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滕更 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 止也 不可止謂所不厚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其氣易衰故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其心于不可勝劣之地正所以養吾之知而急先務者又所以用其智者也不徧愛人者不濫用其恩于不可勝劣之地正所以全吾之愛而急親賢者又所廣其愛者也

飯扶晚反歡喜悅反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恥決是之謂不為務 三年喪服之重者緦麻小功服之輕者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以歎不敬之犬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啜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盡心章句下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只是由親逮疎之意宜虛說註以民物為所不愛欠通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

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戰開而糜爛其血肉也復之養也

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

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

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

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二三策其餘不可尽信也 仁人無敵

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也 杵梃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陳去声

四書精義

孟子下

六九

好去声

兩去声 實音

焉於處友

上音模 去又及 好音汝 穆之忍及 果說文作 穉鳥果友 ○舜之一身自其後日之富貴而言

則貧賤非其所終身自前日之貧賤而言則富貴非其所固有 用二个若字正以狀其心之常定常靜至直至圓任榮華寂寞變遷于前而凝然不動也

間去声

西書刪正

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 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 事以明之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

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 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王曰

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謂

商人口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于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

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民為 暴君

所虐皆欲仁者 來正已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

規矩不能使人巧 規知法度可告者也巧則 在其人雖木匠亦未如之

何也已 蓋下學可以 言傳上學必由心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

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草 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

二女也果 女侍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

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

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讖察 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

以為暴 征稅 出入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 以行言之不

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 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

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五子下

好乘並去声食音嗣見音現

君者民神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
乃其常也孟子頌反言之以戰國之君視民如
草芥不知廢與存亡皆此焉出使知民之貴甚
于社稷其肯恃君之尊而慢民乎

盛音成

四書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

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名之人矯情

干譽故能讓十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于得失之小者反不覺真痛之發見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

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孟子曰不仁而

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

仁之人勢其私智可以盜千乘 ○孟子曰民

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社上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蓋尊又係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

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

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犧牲既成

當更立賢君是君輕于社稷也 犧牲既成

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是社稷

雖重于君而輕于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

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此章決當依外國本為是若依此強解只得說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仁得人則生之理方有所屬人得仁則血肉之軀始不為虛器故謂之道蓋仁到活動處人到不是血肉之軀處方是道

尼與厄同

貉音陌

註憎多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按憎正當從心言士為人所憎惡故于此多口若作增此之增則與下多字重疊矣

程子曰小人多行不義人却說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白者易汗亦是常理故曰無傷孔子文王謂其事足以當之非以此詩為二三人作也奉孔子以該在下之人奉文王以該在上之人

介音慶

追音堆彙音禮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起

感動奮發也親炙起○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

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

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

理於口貉稽名為衆口所詬理賴也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詬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

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本

言衛之仁人見怒于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

事可以當之肆發語碎墮墜也問聲問也本

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

墜其聲問孟子以為昭昭明也昏昏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也昭昭明也昏昏○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

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

心矣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

草生而塞之也言禮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

文王之聲尚加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鐘紐也蠡者齧木虫也言禹時鐘在者鐘

紐如虫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

五子下

與平聲

後扶又反

卒為善作句士則之作何下為士者笑之正也
士則之相應

性命一理也自天賦之為命自人秉之為性口
之於味非與性俱來不假安排全無矯強豈不
是性然有天命精微之理即在其中声色臭味
之欲盎然皆造化發育之良是以君子不謂之
性明其當即嗜欲而求天机也仁之于父子特
理出于天精微各足豈不是命然細常至理皆
秉受于已天道渾是人事是以君子不謂之命
見當順造物而尽人心也若以前命為富貴貧
賤之命後命為清濁厚薄之命支商太甚且中
間多有不通者近來舉業久已不用其說
可欲即善所謂可願志仁无惡則事事皆可欲
矣善即性善之善自此至至神皆不離此善字
有諸已足善之實有諸已也善本性所固有已
踐之而不應故曰信善本性所具足充滿其本
然之量而精實不待別聞然曰前故美善本內
外合一之理形著而明自不可掩程子曰積瓦
礫雖如丘山无有光輝惟積珠玉則有光輝个
善乃珠玉也大而不化則種種莊茂皆為粗迹

不然是以知禹之樂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
過於文王之樂也

兩馬之力與 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
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迹淺城門惟容一

車車皆由之故其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
一車兩馬之力使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
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
不可以此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
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

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博負依也山曲曰嵎 ○孟子曰口之
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

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不害齊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善者必 有諸已之謂信 善實有之

可欲故可欲為善 力行其善至克滿而積實則克

克實之謂美 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克

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

發於事業則德業盛大

而道德克盛摠為性靈之渣滓故須融其能心
忘其勝境而盛德大業不存一毫于胸中由是
澹然无可欲冲然无所有本虛而末常克實恬
淡而泯其光輝到此田地然後本地風光自在
愛用而思惟擬議都用不着矣非至而何始而
可欲者此善終而不可知者亦此善以此起頭
即以此結案

高拱曰湯武皆至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皆
至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至人之上固自有一等
神人也註誤愚按神至果是一等則至字亦不
該言四之下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可見之迹則不為聖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聖不可知謂測矣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也豎闌也招臂也 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

小才對大道說君子如世才亦不論大小露才
取息才愈大而禍愈速郭公甫詩云莫向河邊
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吁可畏哉

從去聲為去聲與平聲去子如字舊讀為扶余
者非○往說者謂指向日之不善註謂雖夫子
亦不能保其往是指後口之不善說按館人之
意謂自門牆而去者不追望門牆而來者不拒
旬以求教心至即垂緝受是以徒絮假雜容有
容履之事也

歲有常數而當各以其時 若并取之則民力不堪矣 ○孟子曰諸侯之
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
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
為人小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 ○孟子之
滕館於上官有榮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官別官名榮屨織之有成榮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
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
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不怨不為此真心也達之于所忍所為以此與
 心也害人穿踰乃不忍不為之極者克字從達
 字來惟達而後能克也穿踰之心所謂偷心也
 偷心未息則一切修為尺屬虛假故下二條特
 抽出言之穿踰事顯其受尔汝較密矣至于言
 節益密矣察義不精則日用處剛是處偷心作
 用所謂克无穿踰之心者必克至此處而後及
 地
 勝平声
 六全朱子曰實字與名字對不做人以尔汝之
 稱加諸我是惡尔汝之名也然反諸身而去其
 有可尔汝之行是能克其无受尔汝之實也此
 辨勝本注為字不可忽謂无所往而不為乎又

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或問之者問於
 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
 此乎孟子各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與從
 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
 學者苟以傳道之心而來死受之耳雖夫子
 亦不能保其往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
 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
 義也 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穿火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
 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
 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 人能克
 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克
 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克
無穿踰

節言

施去声

舍音捨

之心之意也爾汝輕賤之稱人雖有貪昧隱
 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然而不肯
 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 士未可以言而
 使其克滿則無適而非義矣 言是以言節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節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節探取之也使佞
於人是亦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
 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古人視不下于帶則帶之上乃
目前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
事而近理存焉所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
以言近而指遠也 平所謂守約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
而施博也 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此言不守約 ○
而博施之病

二為行並去声

法者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為者各有規繩一毫
不容（違）越所謂法也行之而一毫无所說無
所回避任其自來絕不計較所謂順受其正也

說音稅藐音眇○大人君子所畏而孟子頌
藐之蓋藐其堂高數仞等也堂高二句是言室

之巍（巍）食前二句是舍色之巍（巍）般樂三句是
晏遊之巍（巍）酒自己胸中无一毫富貴相一切
世味澆得下方是弗為的裏景
樓楚危及殿音樂樂音洛乘去声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動容周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

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

行也（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
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

也三者皆聖人之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

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于自然而已非有所

為而為矣此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

及之之事 其巍巍然（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也巍巍
富貴高顯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

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

吾何畏彼哉（樓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
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

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

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所
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

本心者又所欲不必沉 ○曾皙嗜羊棗而曾

子不忍食羊棗（父沒後食必思
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欲註以為口鼻非欲亦是只有所向便是欲其

論尤精但須要講得完全如外來物感之欲因

當寡矣即形骸之欲與性俱生者亦當制之形

骸之欲固當制矣即意之所有所繫者亦

當遣之又寡字要看得好不是說去了七八分

留二三分為寡也灵府之間纖塵若翳全体皆

迷豈容留得一分寡欲對無欲看本欲蕩滌淨

盡而未能力欲且從寡上做工夫欲動于心即

以道制漸（輕省旋消舊障莫染新塵欲起即

覺（之即除未能保其不起故不言无而言寡

四書別正

孟子下

七

耳

自首節至是又其次見聖人所以取狂狷之意
自造我門至末見聖人所以惡鄉黨之意
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
狂者不染世情不挫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
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

狷音絹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

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萬章問曰孔子

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

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

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

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

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

謂狂矣琴張名牢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嚶

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復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狷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獨

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

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

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

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

嚶火交反行去聲○夷字從嚶嚶生來言其志何等高大而平平稽考其行終不能踐其言也

原與愿同○孔子曰一段詳上下文氣似孟子所引目論狂狷而及鄉原也註以為萬章所引姑從之

行去声踽其禹反闕音奄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

原也踽踽獨行不進之貌凉凉薄也鄉原譏

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詭狷者曰何必如此

當為此世之人使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

原之志也闕爾藏之意孟子言此深自閉藏

以求親媚於世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是鄉原之行也亦

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

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兩

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

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又引

似義而非義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為君

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戾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

皇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知謂知

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惡去声莠音育○陳氏曰佞者有口才能亦說其言多近理而笑不然故以為害義利口之人惟巧言禦人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大全有此說故此題可出程文亦主其說今看來上句說得是下句從未然若巧言全無誠實何為亂得信惟聽其言似出直情而笑皆取办于口故惡其亂信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萊朱湯賢臣

由文

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

也

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

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

此孟子以道統自任之意世既不遠地又相近
然而見知者既无有乎爾則他日聞知者亦无
有尔五百年必有圣人以是聞知者他日所必
有矣則今日豈无見知者乎林氏註全限高拱
云依林說是謂見知聞知之必无也不惟非孟
子之意而先後語氣不相應亦自不成文理且
既謂失无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可也
而又言居之甚近何為固知其必不然也

